

承天府去之日凡郡之僚友鄉之士大夫相與供張設祖自郭門達郊垆冠蓋相屬以及里閭聚落之氓無少老莫不犇走悽愴後先轅轍若訣其父母親戚然而門下士與其所常從遊者二百餘人咸策羸馬從之踰廉之境猶依依不忍聽去先生力止之於是相與泣涕而別歸則聚於學宮而相語曰先生家學淵源涵養深邃發爲文章詩歌又皆閎肆辨博不作空言俚詞以飾觀聽其引誘來學

色溫而氣飭言辨而意至凡被容接者如襲
春風之和濡時雨之潤不覺心灑神怡超然
自得悟其前日之孟浪而幸其得所依歸也
往者職師儒惟屑屑計錙銖索故常以腹刻
我先生至則定其章程作其勤勵警其懈逸
恤其窘之有貧無以爲生者壯不能娶者死
不能殯喪不能葬者遇災而不能屋廬以居
者咸助之給之無疎暱殊也吾庠近稀科第
士氣隳弛又去京師且萬里士之以貢計僅

春官者阻于官費不時給皆遷延遲暮先生
悉貸而趣之上道曰猶可冀於京闈也自是
士皆如期入京師有希末路獲通顯者矣迺
以是相與造鍾子之廬而告之曰子非先生
平日所期待與其所資給趣而之京以取顯
庸者乎先生行矣吾懼其蹟可吾廉者不聞
於後無以勸來禠吾子盍爲記之鍾子曰是
吾志也雖然先生之愛人甚於愛其身獨於
士類則然哉先生嘗署提舉司事又署合浦

事又攝郡事所臨皆有聲而於合浦尤著採
珠世爲合浦患而於先生視篆之歲凡再舉
焉先生廉得其實於是綜核調度咸中肯綮
迨事集而民不告勞四境欣然慶更生焉又
城以西大火焚燎餘三百家先生出橐金戶
給之令足具茨蓋不踰旬民咸有屋廬無怨
咨者合浦教諭朱程訓導陳湍履任未幾相
繼卒于官先生率僚佐諸生治其喪凡殮必
盡制得返櫬於其鄉多先生力也朱又嘗稱

貸於都下始抵任而貸者至責之急也以告先生先生爲出金償貸者及卒先生持券于樞前引燭焚之卽二事所費甚多其他以濟貧恤困者稱是然縷不易數先生儒官也廣文之氊寒而抹災濟貧雖傾囊不計此其履仁抱義後身先民自古難之卽其拳拳大者觀之寧止於士類有遺愛乎哉吾是以知先生之德在吾廉者固有不假石而後傳者矣雖然先生之行也方將推而廣之則其身之

所至與澤之所施必有以光寵邦家輝映後
 禩彼一郡邑一庠校而已者又安足以盡先
 生哉僉然以告于司訓鄭君杲陳君漸達遂
 各捐金伐石紀之先生名建邦字懋服閩之
 莆田人登嘉靖丙午科其始至郡庠也歲在
 己未其遷秩而之承天也以甲子居廉首尾
 殆六年云

海北提舉張侯德政碑記 失名

按海北古合浦郡也而提舉統轄十五場跨

海南距嶺西董四郡國計厥任重矣萬曆丙
戌秋月可所張侯由別駕擢茲任迄今凡五
禩政治人和頌聲遐邇天官卿課以治行第
一晉秩靖府相國蓋以侯舟楫鹽梅有良政
則股肱耳目有弘施故藩封拜相往往慎其
人匪明時宿望少輕畀之侯捧檄喜曰昔人
負天人之才抱治安之志維時相江都傅長
沙今之遷董賈事業也遂卜日行矣於是商
衆並寵民及侯視篆合浦人士皆攀轅畱侯

業不可又私相語曰侯任則民恬侯去則民
懷請畱舄以志去思復刻石以表德政走簡
丐余文以紀之余謂侯清白傳心詩禮燕式
彈冠入仕簞志冰蘖歷魯粵蜀三都所至皆
棠愛繫思迨蒞海北德宣化溢其美政難枚
舉獨興利刻蠹之大者姑撮其梗槩焉國初
以竈丁煎鹽勞苦復其雜役厥後有司廢舊
制例鹽戶同科遇造仍督新收致丁多差繁
接踵逃竄候至則申請有司遵例恤免重役

俾遺竈獲返故廬是仁愛之政可思也
離司久曠職官紀綱廢弛各場歲派每多無名雜
費重爲貧竈苦焉侯甫至究極弊源諭禁節
省于凡額外徵輸悉從痛革大爲沿海窮氓
造福是除弊之政可思也竈丁困于重役多
鬻身富室而爲奴其鹽田或減稅以利易售
遺虛糧于本戶侯目擊時弊申議贖丁口清
鹽田以復國課至如白皮瀕海舟楫便商乃
嚴夾帶之律而它場多係肩挑與車載者中

有鑽利土豪匿不告引侯敕法絕其私販以
 疏通軍餉之源是興利之政可思也凡此卓
 異之政表著在庾臺遺思在商庶定論在鄉
 士夫矧今侯去矣而人思慕若此嗣是靖共
 匡輔王國行將特進上秩鏤文鐘鼎端不筮
 而孚矣是論也其事核其言質亦足備野史
 以俟觀風焉侯諱時江西興安人

孝子祠記

張岳

孝子名映字汝明廉之石康縣海岸鄉梁村

人父賜正統初以春秋魁嶺南鄉試仕蒼梧
訓導母謝氏孝子生而穎俊未弱冠爲人賦
梅月雙清駿馬圖二詩句語警拔長老皆嗟
異之賜卒於任謝氏挈喪與孝子兄弟還鄉
天順壬午流賊起廣西延入郡境破石康縣
治四出爲暴掠人口苦繫之以質取其貨不
得皆殺之謝母亦在掠中孝子哀痛辭兄挺
身入賊營給賊曰吾欲丐母命豈敢靳貨顧
貨在吾母手藏必欲吾代釋吾母歸取之吾